



风里鹤鸣

1986年的春末,扎龙的风送徐秀娟南下。

绿皮火车咿咿当地行驶,风也被蒙进了这厚重的铁箱里,汗味混着煤烟味不停颠簸。徐秀娟怀揣着三枚鹤蛋,温热的胸膛紧紧地护着那层薄薄的蛋壳,给予了沉睡其间的小鹤一个踏实温暖的家。三天三夜,窗外的风景从松嫩平原的辽阔草原,变成淮河两岸的水田,最后渐渐染上了黄海的气息。

当她一脚踏进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时,风变了味道。它带着黄海湿地的咸爽,轻柔地推搡着她迎接崭新的生活。它不绕弯子,带着股野劲儿,呼呼地从黄海面上刮来,一头撞在芦苇秆上,把成片的苇子压得往一边倒;又猛地松劲,让它们骤然挺直腰板,哗哗地响。置身其间,风顺着领口往里钻,水沼的腥气也扑面而来,她却顾不上掖一掖被风吹乱的黑发,转身便投入到保护区的初创工作中——搭建简易鹤舍、监测湿地环境,更将全部的心神放在那三只鹤蛋上。

终于有一日,三只雏鹤顶开了蛋壳,滚落到棉絮上——头顶还未显现出丹红,浑身裹着一层湿漉漉的灰绒毛,透着股憨劲儿。雏鹤眨着黑亮的小眼睛,张开短小的喙“啾啾”而啼,细弱却清亮,尽显初人世的懵懂与鲜活。她抬手抹了把脸,潮潮的,不知是脸上蹭了泥还是湿了眼眶。

她不仅成功孵化出了盐城首批人工繁育的丹顶鹤,此后,更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滩涂,让更多的丹顶鹤在这片陌生的湿地上扎下了根。

1987年的初秋,为了寻找走失的三只白天鹅,她义无反顾地迈入迷茫的水泽深处。泥水漫过膝盖,一袋冰凉顺着裤管往上爬,但她眼里却有远处半明半昧的一抹白。风,这滩涂上最熟悉她的伙伴,鼓起她的衣襟,试图成为她的力量,托住



AI制图

那不断下沉的身影。可一切都是徒劳,涟漪在她周围一圈圈散开,又一圈圈碎掉,始终带不走那沉重的人影。

风贴着水面掠过。它尝到了苦涩的滋味——那是混着泪水与泥水的味道,裹着化不开的哀伤。它呜咽着穿过芦苇荡,把这味道洒向每一寸滩涂。所有摇晃的苇秆都低垂下头,所有栖息的水鸟都噤了声,仿佛整个湿地都在为她的离去,屏住了呼吸。

从此,这里的风多了一份无声的牵挂。

它漫无目的地游走,低低地掠过连绵起伏的芦苇荡,如同她穿行其间脚步;它轻柔地拂过深秋时节铺展如火的碱蓬地,神似她呵护雏鹤的模样;它穿过星罗棋布的潮沟与水荡,水面漾起细密的波纹,多像她曾经温柔注视的目光!

它追逐着鹤群翱翔,将清越的鹤鸣——“啾——啾——”——传得更远。当丹顶鹤展开巨大的白翅,优雅地滑翔,风便稳稳地托在它们身下,如同一种无形的守护,延续着那份未尽的心愿。

她从未离开。她已与这片盐碱地上的风融为一体,以无形之躯托举鹤群,以不息之姿拂过滩涂,昭示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。

人风合一,守护不息。

南方的树



AI制图

土地的心思都长在树上。一方水土养一方树。

南方,北方,作为名词与概念,作为地域与区位,都是相对的。我心目中的南方,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南方,它在秦岭淮河之南,更南些,南方之南。

越城岭,都庞岭,萌渚岭,骑田岭,大庾岭,五岭以南,气象万千。榕树,木槿,龙眼,异叶翅子树,美丽异木棉,大叶米兰,鸡蛋花,无忧树,桉树,椰子树,异彩纷呈的南方植物雀跃而来,蓬勃旺盛的生命力,花艳果硕的表达欲,深深地感染澎湃着我。

在南方,独木可以成林。成片的红树林看上去却全是绿。纵目四望,南方多佳木——唯椰子风情万种。

前来接应的当地媒体朋友告诉我,别看椰树不那么粗壮,每年如期而至的台风,一旦登陆,摧枯拉朽,所向披靡,却独独对椰子树奈何不得。此前,我赏析过“椰风海韵”之意味隽永,吟唱过“椰子树的长叶遮不住你的笑脸”之爱意朦胧,没想到身姿婀娜的椰子树,看似柔弱实则一身傲骨,竟如此的外柔内刚韧比金坚,我有限的认知被又一次刷新。

此行首站湛江,眼前看到的是大王椰。我透过车窗望去,平视只能看到其不枝不蔓的笔直树干,树皮光洁细腻,没有一点皱纹疤痕,像正值豆蔻年华的美少女,

大大腿,小蛮腰,亭亭玉立,高高爽爽,俊俏挺拔,轻盈飘逸。我坐在车里,需要俯身仰望才能看到树梢,可能是树干长得过高,树冠像一把巨大的绿伞,又像一个个造型别致的风筝,在空中调皮地随风飘动,远远望去,树冠就像一朵云,绿色的云。洁白如玉的云,青翠欲滴的云,在蔚蓝天幕衬托下,形成一幅多么恢宏壮美的画面。

那一刻,我对“木秀于林”忽然有了直观而深刻的别样领悟。

我注意到,在椰子树的树冠与树干之间,长着圆嘟嘟的果实,青绿色,泛着光泽,七八个,十多个,紧紧地簇拥在一起,像一群可爱的小宝贝,依偎在父母羽翼之下。或许是距离产生了视觉,高高悬挂在半空中的椰子,在巨大树叶映衬下,看上去形似只手可握的甜瓜,其实,真正捧到手里,要比甜瓜大三四倍。

我们一行自驾游,在湛江集结出发,经廉江、雷州、徐闻浩荡南行,岭南肥沃的红土地上,烂漫的三角梅,茂密的佛肚竹,珍贵的红树林,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,而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椰树,越往南,越发茂密繁盛,越发秀丽多姿。

望着车窗外蔚为壮观的街头行道树,一位北京摄影家突然抛出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:“椰子会不会掉下来砸到行人?”当地朋友回答,椰子树通灵性,无论果实成熟到什么程度,一般都不会掉下来砸到人;即使掉,也是在深更半夜没有行人的时候掉;如果真的砸到人,那砸的也是坏人。这听上去有点玄乎。手快的同行者立马在手机上搜索,果然没有搜到关于椰子掉落砸伤行人的报道,验证了所言不虛。

故乡的河道是大地蜿蜒的掌纹,我的生命只是其中极细的一条支流。1972年冬,我出生于大纵湖畔杨格港,第一声啼哭融入潮湿的水汽。彼时,同饮一河之水的曹文轩投身文学创作,小荷已露尖尖角。两年后,曹文轩以20岁的年纪怀揣水乡的灵性离开盐城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他行囊里装着水波荡漾的童年记忆,故乡的水光、芦影、船歌,后来都成为《草房子》里流淌的诗意血脉。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,浑然不知这片水域会滋养出一个著名作家,更不知自己会与这片孕育生命的水域,在时空长河中流转交错,最终在精神的原点重逢。

故乡的河道在四季中变换色调,春水绿如蓝,夏日浮光跃金,秋来清澈如镜,冬来薄雾氤氲。我时常赤脚奔跑在田埂上,追逐掠过芦苇的水鸟,看船夫摇橹荡开碎银般的光影。那是属于我的懵懂中带着野性的童年。此时,在遥远的北京,同乡的他以故乡的水为墨,在未名湖畔书写新作。当他写下“月光如清凉的水,洒在古老的琉璃瓦上”时,我正为生计奔波在盐城的街巷,心灵干渴却不识甘泉就在同源的故土。

2016年初春,一个喜讯从遥远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传来——曹文轩荣膺国际安徒生奖,成为首位摘得“儿童文学诺贝尔奖”的中国作家!盐城沸腾了,大家都在争相传递着这个消息,乡音里洋溢着骄傲和自豪。我此时才得知,这位著名作家竟与我同饮一河水。翻开《草房子》,油麻地的金色草房子在眼前铺展,“金闪闪,又显出一派华贵来”。字里行间弥漫的艾草辛香、荷塘清气,还有那雨后泥土的芬芳。

2016年初春,一个喜讯从遥远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传来——曹文轩荣膺国际安徒生奖,成为首位摘得“儿童文学诺贝尔奖”的中国作家!盐城沸腾了,大家都在争相传递着这个消息,乡音里洋溢着骄傲和自豪。我此时才得知,这位著名作家竟与我同饮一河水。翻开《草房子》,油麻地的金色草房子在眼前铺展,“金闪闪,又显出一派华贵来”。字里行间弥漫的艾草辛香、荷塘清气,还有那雨后泥土的芬芳。

他的作品总流淌着一种深沉的悲悯。这种悲悯,是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察,是对人在命运漩涡中挣扎求存的那份尊严的庄严致敬。他曾在访谈中坦言:“苦难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功课,它锻造了人的筋骨,也淬炼了人的灵魂,给予人透彻的人生经验,并给他的性格注进了宝贵的坚韧。”这份源自生命体验的认知,使得他笔下的悲悯

在水一方,文学原乡,少年成章!

在水一方

十年前,一个秋雨迷蒙的午后,故乡举办文化活动,在大纵湖畔,我终于见到了曹文轩本人。他正在为一部纪录片拍摄取景,导演希望他重现儿时撑船的旧时光景。他微微吸了口气,步伐带着少年般的轻快,轻盈跃上湿滑的船头。虽因岁月略显踉跄,但他瞬间稳住身形。那一刻,我仿佛穿越时空,看见他笔下《草房子》里那个“从未离开过大纵湖的渔夫”少年。

此后,因乡谊和对文学的共同挚爱,我有幸与曹文轩常常来往。在一次深秋午后,我们同坐湖畔茶馆。窗外芦花胜雪,随风飞舞。谈及文学与教育,他的目光投向浩渺的湖面,声音低沉又充满力量:“我的作品,它的根是深深扎在这片水乡泥土里的,是独特的中国故事。但它的枝叶所触到的,它所探讨的关于成长、尊严、苦难与爱的主题,是属于全人类的。”2017年的深秋,他受邀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讲授远程文学课:“孩子们,要在中国经典文学的长河里,去感受那份沉甸甸的‘故乡情’和‘家国情’。”秋风拂过,老丁香树的枝叶沙沙作响,和他诵读鲁迅散文《故乡》的嗓音交织在一起——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

他的作品总流淌着一种深沉的悲悯。这种悲悯,是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察,是对人在命运漩涡中挣扎求存的那份尊严的庄严致敬。他曾在访谈中坦言:“苦难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功课,它锻造了人的筋骨,也淬炼了人的灵魂,给予人透彻的人生经验,并给他的性格注进了宝贵的坚韧。”这份源自生命体验的认知,使得他笔下的悲悯

在水一方,文学原乡,少年成章!

在水一方,文学原乡,少年成章!

一个多月前,我和家人在广西自驾游,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出发,经荔浦、贵港、南宁,至北海、桂南山区,蓝天白云,清风和煦,青山连绵不绝,秀水潺潺环绕。专心驾车的同时,偶一抬头,便可见这里生长着一片片我从没见过的树,干细且高,笔直向上,无枝无叶,到了顶端,方滋生出一抹绿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树,问见多识广的儿子,他也说从来没有见过,我便将这个问号存在了心里。

现在,我走在雷州市荣荣村闻名遐迩的古樟树林里,这片面积1400多亩的古樟树林位于龙门、乌石、北和三镇交界处。在充满传奇色彩的“雷州古樟树王”旁边,我又遇到了在桂南见到的那种有趣的树,忙向村里的导游请教,这位从湖南应聘到荣荣村工作的美丽女孩告诉我,是桉树。我发现,长在广西的桉树,树干特别细长,光滑细溜,树冠并不浓郁,轻描淡写,像小朋友的毛毛头,萌萌的,天真无邪。而长在湛江雷州的桉树,已经像个健硕小伙子,也瘦,也高,但树干不再光洁,长出了细细密密的体毛,弥漫着浓郁的绿色荷尔蒙气息,人还没有靠近,远远地就能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。同一种树,身处不同地域,便有了不一样的长相。十里不同天,百里不同树。

从古樟树林出来,路边还是随处可见的椰子树,仿佛在提醒人们,这里其他的树都是小插曲,她才是这块红土地上的主打歌。

每天,椰子树都要吸收足够多的二氧化碳,释放大量负氧离子。我与晨练的市民聊天得知,南方的各个城市,都有专职管理人员,他们每两个月就会组织一次街头椰子大普查,把成熟的椰子摘光,不留安全隐患。原来椰子树通灵性的背后,是人们的辛勤付出。

湛江徐闻县角尾乡有个“中国大陆南极村”,村头海角,湛蓝的南海与灰蓝的北部湾,两个海域在这里相拥交汇,形成壮观的双海奇观,涨潮时分,双海潮涌,打出罕见的十字浪,顺着浪头远远看去,便是隔海相望的海南岛——我们此行的下一个目的地。

具有了岩石般的重量和温度。我目睹先生如何将这份悲悯倾注于扶持家乡文学幼苗。一次地方文学沙龙,一位年轻的乡村教师怯生生地递上自己涂涂改改的手稿。曹文轩接过那叠皱巴巴的稿纸,凑近灯光,细细品读,时而颌首,时而用笔标注。末了,他抬起头,眼中是真诚的鼓励:“很好!泥土的气息很浓,这是最珍贵的底色。这里,人物的内心可以再往深处挖一挖……”

今年清明,我再次独自漫步大纵湖畔。春水初涨,烟波浩渺,水鸟掠过新绿的芦苇丛,发出清越的鸣叫。先生题赠予我的那本《草房子》静静躺在书房的案头,书页间还夹着去年深秋与他共游时采撷的几茎芦花。风穿过窗棂,洁白的苇絮如雪片纷纷扬扬,在光影中飞舞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少年文轩的身影在湖心浮现,他立于船头,衣袂当风,目光清澈而坚定地望向水天相接的远方。他正是沿着家乡这条看似平凡的小河溯源而上,以笔为篙,以梦为帆,最终“进入了大纵湖般广阔无垠的文学世界”。而我这个迟到的同乡人,终于循着那文字里熟悉的水声与光影,在文学永恒之光的照耀下,认清了深埋于血脉之中的精神源流。

蟒蛇河的烟波从未真正散去,它生生不息地流淌着,无声浸润着每一个盐城子弟的生命河床。在文学这条更为浩瀚深邃的长河中,所有的水滴,无论早晚,无论清浊,终将在某个转弯处不期而遇,彼此映照——正如油麻地的草房子,它们取材于海边的茅草,覆盖的荫蔽与散发的光芒,却足以抚慰所有在人生风雨中跋涉、在精神版图上执着寻找心灵故乡的游子。

在水一方,文学原乡,少年成章!

乌子花开

小的时候没人带,假期父母常常把我送到外婆家。记得秋阳刚漫过竹篱笆时,我总爱蹲在老屋墙根下看那从乌子花。外婆说这是何首乌开的花,乡下叫它“乌子花”,听着就带点土生土长的憨气。

何首乌的藤是极野的。春末从土里钻出来时,细得像棉线,几场风雨过后,就如疯了一般抽条,能攀着墙爬满半面坡,也能绕着老槐树缠出密密的绿。叶片是心形的,边缘带点浅浅的锯齿,沾了露水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那花是真的小,眯眯起眼才能看清每一朵花的模样。细细的花茎上,挤着几十朵米粒大的白花,花瓣薄如蝉翼,凑成一串,倒有了抱团的热闹。清晨去看,花穗上坠着露珠,阳光一照,白的花,亮的露,绿的叶,像蒙着层细纱。可它偏不与别的花草争艳,等秋意漫上山坡,才肯把花穗亮出来。



AI制图

采乌子花是外婆教我的,她总说“乌子花要趁露水珠没干时采”。天刚蒙蒙亮,她就挎着竹篮带我去墙根。外婆的手粗糙,指关节有些变形,可捏着花穗时却格外轻,指尖抵住花茎根部,轻轻一拧,那串带着潮气的白就落进篮里。“要留着顶头那几朵刚冒尖的。”她边采边念叨,“让它们结籽,黑亮亮的,明年落进土里,又能长出新藤。”

竹篮很快积了浅浅一层白。花穗上的露水打湿了篮沿,混着泥土气,倒比平日更清润。外婆说这是好东西,晒干了能泡茶,也能和着红糖熬膏。“早年你外公总头疼,我就采了乌子花,配着方剂,吃了几遭就缓过来了。”她的声音混在风里,和着花穗簌簌地响,像在说一段旧时光。

回家后,我们把乌子花摊在竹匾里,摆在屋檐下晒。秋阳不烈,却足够把水汽慢慢抽干。花穗渐渐褪了鲜白,变成温吞的米黄,香气却愈发沉重了,风过时,连晒着的红辣椒串都沾了点清苦的香。晒干的花收在陶罐里,外婆常抓一把,用沸水冲泡。茶汤是浅琥珀色,喝在嘴里,入口微苦,后慢慢回甘,喉间润润的,像含了一捧秋露。

那时不懂何首乌的好,只觉得采花是件好玩的事。后来才知道,这不起眼的藤本植物,块根能入药,藤条叫夜交藤,连花也藏着温补的药性。乡下人不懂得药理,却在年复一年的相处里,摸清了草木的脾性——哪株草能止血,哪朵花能安神,都藏在晨露夕照里,藏在采花时的轻手轻脚里。

时间是一支穿梭轮回的箭,永远飞速向前,一去不复返。外婆走了,那个叫老屋的地方也随着乡村合并永远消失在记忆里。有年秋天再次经过小时候常去的地方,发现没有外婆的老屋,墙根空了。缺少外婆的打理,何首乌的根断了,藤子就慢慢枯了。我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

前几日到盐城的首乌非遗馆,竟又撞见一丛乌子花。藤蔓缠着野蔷薇,花穗白得细碎,几只小蝴蝶停在上面,翅膀扇动时,带起一阵浅香。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,仿佛看见外婆戴着蓝布帽子,在晨光里慢慢采花,竹篮里的白,像盛了半篮星光。

原来这些草木,早已跟着时光,长在了记忆深处。就像这乌子花,不开时是寻常的藤,开了花,便把一段岁月,染成了清苦又温润的香。

李森林

周可唯

陆应锦

王迎春